

世界经济需要新秩序

——访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姜洪

本报记者 翁东辉



当前是新世纪全球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南北差距继续扩大、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回潮、零和博弈观念时隐时现,表明全球政治经济治理结构亟待完善。因此,推动建立公平合理、普惠均衡、充满活力、稳定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版图,并成为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至今仍未消除,并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如何加强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加速从危机中复苏,从根本上促进世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课题。回顾历史,您如何看待当今世界经济新秩序建立的必要性?

姜洪:从经济史角度看,推陈出新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二战后,为了稳定世界经济环境,帮助战乱国家走出战争阴影,各国首

记者: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旧世界经济秩序是否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

姜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旧的世界经济秩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首先,长期以来,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着不合理因素,一方面体现在美元的超主权货币属性给全球宏观政策造成额外的协调成本;另一方面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壮大,这些国家在此体系之下无法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权利表达诉求和主张。其次,随着,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以及目前仍不断蔓延的欧债危机,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更加寄托在新兴经济体国家身上。第三,借助于G20峰会等全新对话平台,中国和新兴经济体正在向世界传递信心和力量,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

发展中国家应真正参与经济治理

后金融危机时期,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和WTO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治理旧秩序正在相继改革

世界银行的报告预测,在2012年到2025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将为发达国家的两倍以上,其中,金砖国家将引领新兴国家,在所有全球增长中占据一半以上的份额。但是,发展中 and 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仅占44%,其中中国仅占2.77%,新兴经济体的代表金砖五国加在一起还不足15%,而全部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投票权则超过60%。新兴国家迫切需要一个崭新的、平等的、与其日益重要经济地位相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表达其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经济主张。

记者: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

姜洪:后金融危机时期,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旧的世界经济秩序,不仅面对着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不断提出自身诉求的挑战,其体系内部国家的实力下降也加速了旧秩序的松动。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和WTO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治理旧秩序正在相继改革。在2009年9月的G20匹兹堡金融峰会上,同意将IMF和世行两大机构的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至少5%和3%。2010年4月,世界银行首先开始改革投票权,其决策机构发展委员会表决同意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的投票权重,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重提高到47.19%。2010年10月,在韩国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进一步对IMF份额改革达成协议:IMF将在2012年之前向包括新兴国家在内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2012年4月在华盛顿基金组织春季会议和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上,国际社会就向基金组织新增4300亿美元的资源达成共识。2012年6月G20墨西哥洛斯卡沃斯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宣布支持并决定参与IMF增资,数额为430亿美元。

中国投票权的增加既表现出发达国家和世界承认了中国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也反映了中国愿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真正参与全球治理决策。

本版编辑 于建东 李红光
版式设计 邵颖

推陈出新是历史发展规律

脑齐聚美国华盛顿,达成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尽管在当时这些国际组织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但毕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雏形,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第一次正式走上了国际舞台。

后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1975年法国倡议召开由法国、美国、日本、英国、西德和意大利6国参加的最高级首脑会议,此后加拿大和俄罗斯分别在1976年和

1998年加入,成为八国集团。八国集团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每年召开一次“八国峰会”(G8)。G8这一协商和合作平台发挥了重要的协调和促进功能,尤其在经济领域,它协调了世界各国的利益诉求,大大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然而,G8是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符合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国际经济治理框架,它所寻求的全球共同发展首先是要符合西方的利益诉求。这套治理框架下对多边国际组织的控制、金融服务行业的规则设计以及全球基础设施构建均偏向西方发达国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版图。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尤其在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大多陷入经济发展停滞的泥沼,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兴起经济体则成为拉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主要引擎。正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兴起经济体的崛起,成为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

新兴经济体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记者:您如何评价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现状?

姜洪:新兴经济体的概念最早起源于2001年“金砖四国”的提法,随后又有N-11(下一个11国),VISTA(展望五国)和BASIC(基础四国)等一系列具有特定称谓的发展中国家集团。他们基本上代表了那些经过改革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一批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凭借全面和持续增长,它们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从经济总量上看,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 and 南非)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呈现加速上升趋势。2010年金砖五国的GDP总和达11.23万亿美元,以购买力计算占世界的18.1%,比10年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比20年前提高了13个百分点。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除南非以外,其他4个金砖国家均已成为全球前十大经济体。

从全球增长态势看,金砖国家经济实力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新兴经济体扩大了世界的投资、消费和贸易规模,这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强劲需求,给全球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外溢红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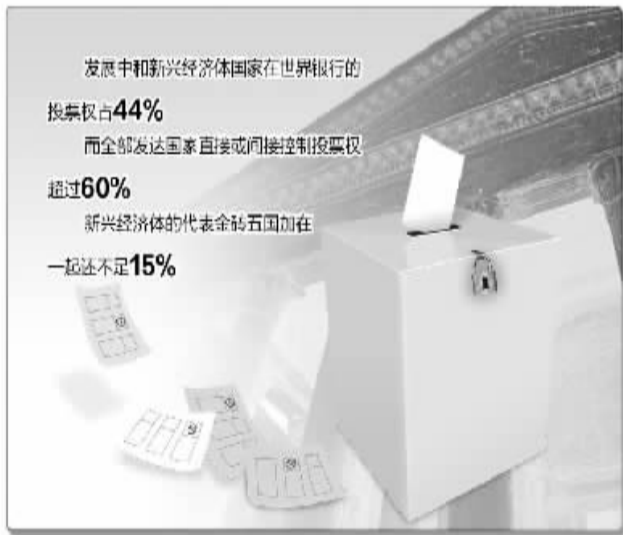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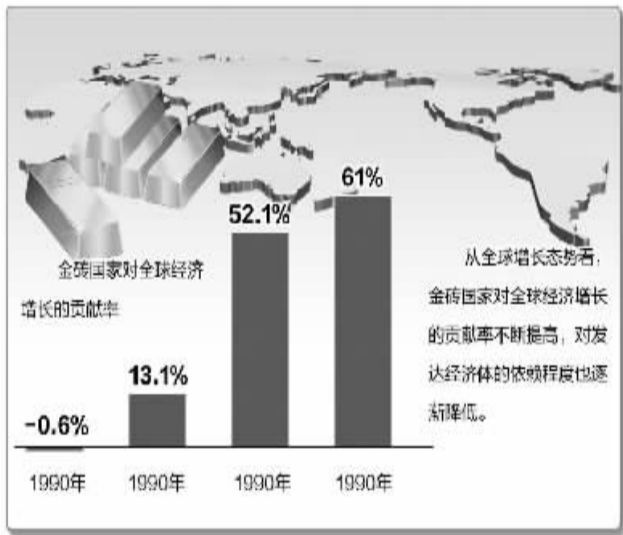
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程度也逐渐降低。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0.6%上升到2000年的13.1%、2008年的52.1%和2010年的61%。

记者: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治理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姜洪:在金砖国家中,中国是最具代表性的快速发展典范。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规模巨大,所带来的世界级投资、消费和出口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带动的。正是因为中国的加入,整个世界的投资、消费和出口贸易规模被扩大了,而且全球化进程

也大大加速,这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

由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强劲需求,给全球特别是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外溢红利。这些国家的投资条件大为改善,对外贸易额增长迅速,极大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中国作为金砖五国的典范正在带领着新兴经济体成长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全球经济秩序理随着这样强大的新势力的崛起而发生改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治理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才能真正促使经济全球化向着更稳定、更均衡的方向发展。



新旧经济秩序在融合中更替

现有的全球经济格局本质上仍没有太大改变,而是旧秩序出现松动和改革,新的治理秩序从这些松动和改革中破土而出,却还没有站稳脚跟,世界经济新秩序只是雏形初现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世界经济新旧秩序的更替?

姜洪:看待全球经济新秩序和旧秩序的关系时,必须注意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绝对替代的,而是在融合中更替。现有的全球经济格局本质上仍没有太大改变,而是旧秩序出现松动和改革,新的治理秩序从这些松动和改革中破土而出,却还没有站稳脚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受到巨大冲击,但其经济基础并没有受到根本动摇,特别是美国,它的经济总量仍是全球第一,仍然是全球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同时,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依然稳固,甚至随着危机的蔓延和深化,美元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避险货币,更映衬出

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牢固的霸主地位。因此,可以说现有的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格局仍未发生根本改变。中国必须在兼顾平衡和发展的立场上,促进新旧秩序之间的整合构建,稳扎稳打地推动新兴经济体的成熟,为新秩序奠定基础。

记者: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仍将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您认为这种作用将体现在哪些方面?

姜洪: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危机之下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源泉。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强国首先站在了撼动美元体系的一边,支持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深、更广的作用。自2008年起举行G20首脑会议,扩大各个国家的发言权,

逐渐取代了八国首脑会议或G20财长会议。特别是G20峰会,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中国不仅是G20的创始成员,并且通过这个平台阐明了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立场,中国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体现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坚毅和冷静,以及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思路和新策略。

以国家开发银行的跨国规划为例,我们需要着手建立“全球一区域一企业主体”的规划模型,实行“全球要素总体配置”战略。这种“全球要素总体配置”具体表现为紧紧围绕中国发展战略主线,着力突破经济运行所面临的资源、能源、农产品供给等三大瓶颈约束。从国家总体战略层面上发现、确定、表达资源需求,实现以中国成长为全球资源配置。这不仅是对中国,而且是对世界经济格局基础条件的重大重组,更是借助中国因素和中国发展红利,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资源调配、食品供应和贫困问题的创新实践。

全球智库纵谈国际格局变革:

新格局呼唤新角色

本报记者 李春霞

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必然带来全球治理结构的改变。在日前召开的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上,专家们普遍认为,新格局需要新角色,世界需要在权利和责任方面寻找一种新平衡,而其中的关键,则是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应当在G20等国际机构中参与规则制定,发挥更大作用。

世界经济危机是国际格局调整的催化剂。与会专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持续高速增长,不仅改变着相关国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在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本身,二战后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已走向终结。法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帕斯卡尔·博尼法斯称,过去几十年的变化结束了两极世界,在未来5到10年中世界将会迎来新的革命,并且要结束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局势,这并不是因为西方国家的衰落,而是因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崛起,尤其是金砖五国。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秘书长史蒂夫·霍华德进一步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当政治架构落后于经济一体化的需求之后,需要进行改革。

时至今日,新兴经济体依然处于国际治理的弱势地位。但随着全球治理困境的上升,多边主义世界格局中亟须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发声。史蒂夫·霍华德认为,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已经登上了国际舞台,中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国际社会也应该聆听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声音,来推动一个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很多的新兴国家并没有正确认识自己在这一个进程中所拥有的权利。针对西方应采取的态度,博尼法斯指出,现在西方世界不再能够单方面制定世界的规则和秩序,必须要看到发展中国家的进步,要为他们让出空间,也必须共同努力去处理一些全球的问题。

国际经济格局及机制改革千头万绪,困难重重,选好切入点尤为重要。史蒂夫·霍华德认为,对于改善全球经济治理而言,20国集团是最佳的平台,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不是那么成功。它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做得很好,但是现在还没有完成它的使命,所以希望20国集团能够改变其他的国际机构,让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新的多极化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他进一步强调说,世界应升级20国集团,让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它必须主导变革。

俄罗斯科学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第一副所长纳塔利娅·伊万诺娃认为,首先,20国集团峰会应当把智库的作用涵盖在20国集团的议程当中。另外,俄罗斯也倡议在20国集团之间创造一些新的机构,包括公民社会、企业这些机构。20国集团已经成为一种VIP智库,但是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这一角色,20国集团应该成为一个决策机构。

与会者对中国在国际新经济格局发展中发挥特殊作用非常重视。史蒂夫·霍华德认为,各国可通过智库和中国政府进行合作,来进行一个20国集团对外宣传的活动,使其能够进一步提升作用,来改革其他的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布雷顿森林其他一些机构等等,在这方面中国已经扮演了核心作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各个国际组织里面的地位一直在提高,中国应当承担世界体系改革一份更大的责任。很多国际事务需要中国去组织,中国完全有能力做到。

全球智库论坛的与会专家学者的观点汇聚于一点,那就是世界经济格局及机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而新兴经济体在改革进程中发挥新角色将是历史的必然,其中中国的特殊作用更是值得高度重视。

